

中国基督教传媒领袖张雪岩与 《田家半月报》

陈建明^a, 刘路^b

(四川大学 a. 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 b. 文学与新闻学院, 成都 610064)

摘要:《田家半月报》是我国历史上早期面向农村的通俗杂志之一, 张雪岩因主编该报成为我国现代最早面向农民办报的知识分子和中国基督教著名的传媒领袖。张雪岩的农村文字事工理念、爱国情怀及其对《田家》杂志的经营管理活动, 以及《田家》大量传播的科学文化知识和抗战救国思想, 对中国农村的进步, 对中国民族独立、和平民主事业做出了显著的贡献。

关键词:基督教; 张雪岩; 《田家半月报》

中图分类号:K26; G23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7)06-0048-10

1934年8月, 张雪岩和孙恩三在山东齐鲁大学创办了《田家半月报》, 这是我国历史上早期面向农村的通俗杂志之一^①。作为民国时期适合农民阅读的杂志, 该刊虽然不是最早创办的, 但却是最成功的, 历时也是最长的。张先后担任副总编辑、总编辑、社长等职务。《田家半月报》发行量最大时达到10多万份, 是中国基督教比较成功的文字事工之一, 而张雪岩也因主编该报成为我国现代最早面向农民办报的知识分子和中国基督教著名的传媒领袖。过去论述该题的论文极为罕见^②, 本文拟探讨张雪岩的农村文字事工理念、爱国情怀以及他对《田家》杂志的经营活动。

一 张雪岩简介

1901年, 张雪岩出生在山东潍坊大常瞳村, 5岁丧母, 8岁由亲友资助入本村小学堂, 1914年考入潍

县文华书院, 1916年被法国当局招赴欧洲战场当华工, 因会英语且在工作之余继续学习英语而得以担任翻译和华工管理工作, 1919年归国后, 曾短暂经商和从军, 后被文华中学(教会学校)聘为英文教员, 从校长、美国教士维里华森那里接受了基督教思想, 1927年在上海广学会任助理编辑^③, 1930年9月入南京金陵神学院, 靠着每日教授两节英文课的薪水, 半工半读学完大学课程, 并撰写过不少文章, 曾获李提摩太文学奖, 1933年毕业后重返上海广学会, 并在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工作。

1934年8月, 张雪岩与孙恩三一道在济南齐鲁大学内创办了旨在普及科学文化, 提高农民素质的《田家半月报》(*The Christian Farmer*, 以下简称《田家》)。《田家》开办一年后, 孙恩三请假两年到美国读书。他在告别词中说:“在恩三出国期间, 本

收稿日期: 2007-08-28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基督教文字事业编年史”(批准号: 06JJD73000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陈建明(1953—), 男, 重庆市人, 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 “四川大学985工程”宗教与社会研究创新基地学术骨干;

刘路(1984—), 女, 成都市人,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

社的事务,交托本报副编辑张雪岩先生负责主持。雪岩先生是与恩三共同创办本报同志,平日最大的抱负,就是把所有的精力,完全贡献给在乡间过日子的朋友们。此后本报有他主持,不但恩三个人十分放心,读者诸君想必也是很快乐的。至于恩三个人,以后虽然身在海外,对于本报和我们的读者,也不是完全卸责,每逢有一点新的心得,仍旧要藉着本报的篇幅,随时贡献给大家。”^[1]

《田家半月报》开办的最初两年间,张雪岩越来越感到自己学识不足,于是,在孙恩三学成归国后,1937年8月,张雪岩也暂时离开《田家》,出国深造。他先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求学,后到美国康奈尔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于1940年9月回国。此时正值抗战期间,他来到大后方成都,一面继续编辑《田家》半月报,一面出任齐鲁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系主任。张雪岩重返《田家》社,同仁深感高兴,并发表“好消息”一则:

本报两个领导人之一的张雪岩先生于七七事变后,去美洲留学,转眼三年,现已取得博士学位学成归来。雪岩先生先在加拿大读书,后转美国的康乃尔大学研究,因为品学兼优,博得师长同学的特别重视。雪岩先生于埋头苦读之外,更同关心中国教会乡村事业的教会领袖们商讨发展本报的大计划。国外同道们对于本报都极看重,且对本报抱有无穷的希望,并已拟定帮助本报的计划。雪岩先生于十二日来到祖国的成都,并带来了这好消息。今后本报有雪岩先生在四川主持领导,我们深感前途无限光明……^[2]

1940年2月,田家报社邀请四川各教会领袖组织该报华西顾问委员会,成员有锺善学牧师、秦约翰牧师、杨汉声先生、宋诚之会督、胡敬伯牧师、杨少荃先生、卓伟牧师、乔安慰师母、李美博教士等。会后总编辑孙恩三即去重庆主持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的合作生活实验区工作。张雪岩途经重庆时约孙恩三同去成都商量“田家”发展大计。9月21日,《田家半月报》华西顾问委员会在成都召开会议,除原成员外,新参加者还有张世宁牧师、马克遂牧师、腓立朴教授、邵镜三博士等。会议决定:1.前顾问委员会改组为田家社华西执行委员会,并由执委会推五人为常务委员;2.公推孙恩三、秦约翰、卓伟、杨少荃、胡敬伯为常务委员,孙恩三为主席,常务委员会开会时

主笔可列席;3.通过接受下年度预算,并请各公会及北美宣教联合会尽量为本报劝募经费;4.张雪岩博士为本报主笔,领导本报工作^[3]。从1940年9月到1950年初,张雪岩一直负责《田家》的编辑出版工作,为此付出了全部的心血。

此外,他还积极参与有利于抗战建国、民主政治的社会活动。1944年底,张雪岩同许德珩、潘菽等在重庆发起并组织了“民主与科学座谈会”。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冲破国民党的重重阻挠,在重庆正式成立,他被推为理事,12日又被推为常务理事。1948年初,他因受国民党政府迫害而被迫出国。1948年冬到1949年春,他完成了横贯北美大陆的旅行讲演,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战争真相告诉美国人民,在国际上博得了极大的同情和友谊。1949年夏,张雪岩受中共中央有关领导的邀请,回到北平共商国事;9月21日,以正式代表身份出席全国第一届政协会议,并被推为《共同纲领草案》整理委员会委员,参加了开国大典。1950年1月28日,张雪岩因突发脑溢血在北京逝世;30日,《人民日报》发表《张雪岩先生治丧委员会公告》;2月2日,在南池子箭厂胡同2号进行公祭,遗体葬北京万安公墓。

二 一份受农民欢迎的杂志

《田家半月报》名为报纸,实为一本综合性杂志,它隶属于华北基督教农村事业促进会文字部^④,社址设在齐鲁大学院内,名曰“田家村”^⑤。《田家》出版时间一般为每月一日和十五日,后因战争影响、物价上涨、经济窘迫和交通困难等,杂志的页数和刊期有所变化,有时被迫出版合刊,但一直保留着“半月报”^⑥。《田家》以农民为办报对象,“田家”意为“农村的耕田”、“农民的家园”。《田家》创刊号登载的《〈田家半月报〉的希望》,明确指出该刊宗旨:

田家就是种田的人家,《田家半月报》就是种田的人家看的报,我们办这个报,没有甚么很大的目的,只有几点小小的希望。

第一,我们希望《田家》走到的地方,夏天趁荫凉冬天晒太阳的老百姓,彼此闲谈起来,不光说张家的黄毛狗生了几只小狗,王家的孩子才同谁打了一架,也要谈谈国家的新闻,天下的大事。并且能谈谈县里的事,省里的事,全国的事,乃至全世界的事,应当怎样改良。

第二,我们希望《田家》走到的地方,大家

不要等到家里的小孩生了病,田里的蝗虫飞满天,再去上庙许愿。要人人学会些科学先生教给我们的新方法,并且把这些方法用在过日子上头,叫人们少生些病痛,田地多长出些籽粒。

第三,我们希望《田家》走到的家庭,再听不见姑嫂对骂,妯娌对打,小孩吵架的声音。听见的只有壮年人做工的声音,老太太读书的声音,和孩子们唱歌的声音。

第四,我们希望读《田家》的教友,不把耶稣看作一尊代替观音如来的外国菩萨。要真正认识他,敬拜他,在各方面显出做他门徒的样子,并且能把教会的事担当起来,把乡村教会造成一个真正中国信徒的教会。^[4]

这篇文章以浅显明了的文字说明了创办《田家》的目的,即报道国际国内以及地方的新闻,教导农民科学种田和健康生活,倡导家庭和谐、各尽其责,宣传基督教义,建立本色化教会。随着历史发展,以后还增加了宣传抗战建国、提倡民主自由的办刊宗旨。上述四点可以归为两个方面的宗旨,即“第一,是努力服务乡村同胞——尤其是农民大众——全部生活的需要。第二,是努力发扬基督教牺牲博爱的精神,使凡与本报接触的朋友,在个人与集团生活两方面,都能感到耶稣所赐‘丰富生命’的滋味”^[5]。以后张雪岩又对该刊的宗教目的和教育目的做了说明:“本报的宗教目的,是藉文字的工具,做布道的事业,使中国的农民明白真理,信从并效法爱人如己的基督,如中国的农友们都能因读《田家》,变成寻求真理,敬爱别人的人,社会才得健全,国家才能进步。……我们的教育目的,是拿文字做‘提高民众知识,改良民众生活,建立健全品德’的工作。”^[6]1949年9月15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夕,《田家》发表的《本报今后的使命》一文指出:“本报采取的言论立场,是‘为真理说话,替正义做声’十个字,过去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黑暗时期如此,今后在人民革命解放了的光明天地中更要如此。这是宗教的立场,也是人民大众的立场。”^[7]

这份杂志虽由教会资助,主编者为基督徒,但从栏目设置上看,宗教性并不强,可以说是寓宗教性于世俗内容之中。它用通俗的文字和语言教导农民如何种田、如何生活,怎样理解世界大事和身边小事。从栏目来看,有言论、新闻、农业、宗教、常识、文艺、卫生、家政、儿童、通讯、法律问答、读者园地、小消息

等,所载农用科学知识对农民很实用。《田家》刊载的宗教内容可以说比例很小,竟然只设有一个宗教教育栏目。这个栏目包含一些家庭祈祷用的灵修读物和崇拜仪式用的宣教辞,此外还有圣经和基督徒团契的信息。在抗战期间,该栏目大为扩充,并增设了一个特别栏目,题为“国难中的灵修”,向读者诠释受苦的灵性意义。尽管宗教的内容不多,但是所有涉及农民身边世俗事务的文章几乎都蕴含着基督教的精神。新闻栏目的内容涵盖了教会事务和国内国际形势,通常摘自其他教会和世俗报刊,这个栏目在抗战期间登载的简讯都与战争问题有关。综合栏目刊登的文字材料有游戏、谜语、填字游戏、笑话等。文艺栏目充满战争题材的文学作品,报道战场形势,鼓舞民众参加抗战。

《田家》不但内容浅显易懂,而且文字运用也注意通俗易懂。《田家半月报》试刊号提出:“本文注释,本报所用的字,大半是农民千字课里的字(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出版),有几个千字课以外的字都用注音符号注明,用黑线隔开,印在每面正文‘——’下。必须用的名词,并用注一、注二、注三的字样,在每篇的末尾加以注解。”^[4]《田家》的编者提出文字再不是君子、文人的专利,农民也要“以文会友”了。1935年1月1日出刊的《田家》给读者拜年时说道:

“君子以文会友”这句话,在从前是文人士才能说起的,咱们庄稼老儿是谈不到的。但是如今这个“文”字的意思改变了,只用意思说得透,道理讲得通,无论用的是甚么话,都是很好的文字,不一定要鬼话连篇,叫人家看了不懂,才算是好文章。《田家半月报》是庄户人家的报,庄户人家有甚么要说的话,或是过日子的经验,或是种庄稼的妙诀,或是衣帽怎样做法,花儿怎样绣法,鸡狗怎样喂法,小孩怎样管法,尽管写出来,使山南海北成千成万的庄稼老儿,庄稼婆婆,能彼此结交文字的朋友,岂不是一番盛事!^[8]

田仲济先生当年也是教会学校文华中学的學生,但比张雪岩低几个年级。田曾回忆他当年见到《田家》时的印象:“《田家》是十六开二十几页的以农民为对象的综合性杂志,一看就可知道是基督教的刊物,但宗教的气味并不浓,是一个通俗性的刊物。教导农民如何生活,包括对人生的认识,怎样待

人接物,也有社会各方面的知识,甚而也有农业生产、生活卫生等内容。我看了没引起怎样的注意,感到仅是一份平平稳稳,由基督教的立场办给中国农民的通俗刊物罢了。”^[9]¹⁵然而,这样“一份平平稳稳,由基督教的立场办给中国农民的通俗刊物”却受到了农民读者的喜爱。

通过读者信箱中的内容可以看出,广大读者对《田家》杂志的反响是热烈的。不仅有读者来信反映自己通过阅读该刊增长了知识,而且当他们得知《田家》杂志准备建立自己的出版基金时很多读者都踊跃捐献。以下是从这些读者来信摘选出来的部分内容。一位河南洛阳读者初次看到田家,便表示很快乐,认为《田家半月报》:

文字通俗,内容精妙,记载完全,正适合中国的一般老百姓,更是定价低廉,人人都能够有明了国事的机会。对于救亡图存的宣传工作能发生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在时事新闻以外,更有很多人民必须知道的常识,如最大贡献的肺病治法、医学问答、牧畜养鸡、养蚕等普通知识,我们都能从这本薄薄的《田家半月报》中看到,由此可知《田家半月报》不但对抗战效力很大,并且对于全世界人类的幸福健康也有着莫大的贡献啊!^[10]

1948年底,一位农村读者函称,自己阅读《田家》后,从一般知识到宗教信仰都得到提高:

读者,生长农村,备悉艰苦……(阅读《田家》)使湖外散人,敬聆农村消息、国家半月大事、外交盟国要闻,而各地风俗、法律问答、医药卫生和文艺幽趣、各文化名词,了解透彻。熟读这本《田家》,真的胸罗世界,增我智术技能。尤有最注者,宗教常识是引人入圣方针,以坚我的信仰。^[11]

由于《田家》深受读者喜爱,当它因经费问题难以为继时,读者们非常着急,无论贫富均纷纷解囊相助,就连在抗战前线服务的读者也参与了捐款活动。鄂北前线的一位读者写信给雪岩、龄九先生说:

我们虽然不曾谋过一次面。可是因了《田家》的关系,不能不算是最熟识的了。好久以前我就想本着读者的应尽义务,为《田家》代募一笔基金,作为当读者应尽之责……前几天我们全部的同事都移到现住的一块儿,读者就乘这机会,代募了十余人的捐款,计三十六元。^[12]

除了读者来信,该刊的发行量也可以明显看出《田家》在读者中受欢迎的程度。《田家》创办5个月后,订数便达到5000份,“定报的读者,已经分布到二十省,数目将近五千。实在的读者决不止有五千,或者有一万两万也说不定”^①。创刊一周年时,“定户将近八千,读者至少四万,销路普及本国二十二个行省,还有英、美、暹罗、高丽”^[13]。抗日战争前,《田家》发行量最高达到5万份。抗战全面爆发后,《田家》于1937年10月迁长沙,1938年9月迁成都,发行量骤降到3000份,到1941年3月恢复到1.5万多份。据统计,成都华英书局一年的印刷品共计1750多万页,其中《田家半月报》就有334多万页,占总数的1/5^[14]。1941年,张雪岩曾发起一场“五万运动”,希望读者介绍亲友订阅,做到村村有订户,家家有读者,使订户达到战前曾经达到的数量5万户,结果在当年8月订户便达到了3万多份^[15],到1942年订户达3.5万户以上,发行量甚至上升到4万份^[16]⁴⁸⁷。在《田家》订户中,1940年9月四川人占1/3,1941年8月四川人达到1/2。

抗战时期,教会期刊大多停刊,惟有华西的几份刊物坚持出版,《田家》在其中尤显活跃。《田家》在基督教联合出版社的机关刊物《基督教丛刊》上刊登广告称:

(该报)系国内绝无仅有专为农民大众编辑的通俗读物。创刊以来,行将十年,发行遍于全国,读者包括各界,虽在战时定户尚能常保三万左右之纪录,遍及后方各省(十九省),由此可知本报实深受读者欢迎,文字下乡,本报当之无愧,即都市朋友及学校学生亦多有订阅。本报内容除言论、新闻外,更有宗教、卫生、生计、家事、儿童、文艺、常识、读者园地等栏,介绍读者卫生常识、生产技能、处家知识、育儿方法……读者一卷在手,万事可不求人。^[17]

1944年11月,《田家》编辑部搬到重庆沙坪坝,并在那里组建了一个新的出版机构。由于交通不便和印刷困难,该杂志每期只发行1万份,而且由半月刊改成月刊。1947年,《田家》迁到北平继续出版,直到1958年止。

《田家》是一份卓有成就的基督教期刊。除了农村以外,在乡镇的一些机关和民众阅览室中陈列有《田家》,如在宁夏中卫镇的中山市场,警察局创办的民众阅报室就有该刊^[18]。这份刊物也引起了

文学界的注意,据田仲济回忆:1935年左右,上海一部分文人讨论新文学与旧文学,其中有两篇文章曾提到《田家》,深深地惊叹该刊发行面广、发行量大^{[9]17}。在读者中,有不少中小学教员及学生,还有军政界的人士^[6]。据估计,1946-1947年,全中国大约有75万人读过《田家》杂志,其中有60%读者是农民,而且农村教会牧师们更是离不开它^⑤。

《田家》能够取得这样骄人的业绩,既蕴含了张雪岩的文字事工理念和爱国情怀,又与张雪岩的苦心经营分不开。

三 “农民是国本,知识是力量”

重视文字工作是基督新教一个重要的特点,从马礼逊始,新教始终把文字布道作为教会工作的重点之一。对于开展文字宣教的好处,传教士首先想到的是文字作品可不受地域限制起到传播基督福音的作用,并为此创办了许多文字出版机构。同传教士一样,中国基督教界对于文字事业亦非常重视。1923年,中华基督教书报发行合会的机关刊物《出版界》,曾发表了一篇以《基督教文字事业的重要》为题的文章,作者谈到中国的基督教化运动和中国基督教本土化运动日益激烈,为了造势,无不以文字为之鼓吹,在“今日文化竞争,思想奋斗的时代,要把基督教的真精神,表示出来,使人人知道,家家晓得,第一件重要的就是文字事业”^[19]。著名的中国基督教学者王治心也撰文肯定文字事业的价值:“文字事业……为宣扬福音的重要工具,比之其他传道法门尤为需要,一篇有价值的文章,或一册有价值的书籍,甚至一首短短的诗歌,一张小小的图画,都没有空间与时间的限制,可以流传到世界以垂不朽,取得多数人的阅读或感动,其范围之广,影响之大,试问有那一项工作可以和它比拟呢?”^[20]张雪岩对于文字亦有着深刻的认识,他把文字视作人类进步的工具,并从人类文明的角度评述文字的功用:

文字是人类求知的符号,过去的史迹,异地的风习,以及古今中外各种文化的形态和变迁,莫不假文字符号,以递传不息,使后来世代藉赠知识而获启发,即以今日世界之科学进步而论,不论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其原理及方法之研究与应用,亦莫不假文字符号以作媒介。由此可知,文字之功用大矣哉……文字之发明,为人类团体生活解决一重大问题,即传达意识、互相了解是也。不论博古通今,明晓中外,均要假借

文字以为工具,科学昌明、文化进步几全赖此。因为文字这样重要,所以人民识字的多寡,就成了现代人类判断一个国家或团体文化水平高地的标准。因此普及文字教育,提高人民知识程度,已成文明国家争强争胜的必要条件。

张雪岩认为“基督教所以能广传全世,就因为它能利用通俗文体将圣经译为数百种的文字。凡粗通文字的,都可藉此叩见上帝并与耶稣晤对,不假他人即可直接聆其教、听其训。”^[21]1949年春,张雪岩在总结中国基督教的文字事业时仍然高度评价文字的作用道:“人类文化之推进,教育之发展,以及科学之发扬,无一不借重文字之力。宗教之宣传,尤其不能离乎文字,各教经典与各种宗教文化之传播,无一而不赖文字。文字功能之大,于此可见。”^[22]

尽管中国基督教界有不少人关注文字事业,但张雪岩更为关注的是农村的文字事业。凭张雪岩的聪明才智,他完全可以从事其他教会工作,可他为什么要为农民办刊,并奉献出毕生的精力呢?这正如《田家》办报宗旨中所写的:“农民是国本,知识是力量。”在张雪岩看来,“农民是人类最大的恩人,因为人类衣食住行的一切基本生活需要,都靠农民的生产创造。就是最现代化最科学的机械工业,也是依赖农民生产挖掘出来的原料。所以说农民是人类文明的基础、文化发展的源泉,一点也不夸张,丝毫不算过火。今天能有办法的人都集中到大都市凑热闹,文化教育及一切经济福利的计划与设施,多半都为大城市里的这些有办法的人想。至于自古到今创造人类生活需要促进人类文化发展的功德齐天的农民,倒被人们遗忘漠视甚至歧视卑视,这是多么不应该的事。”^⑥

张雪岩自己出身农村贫苦家庭,对农民的疾苦有切身体会,他亲自撰写了大量言论和社论反映农民的现实问题,如《农民抬头的办法》(1944.4.1)、《论功行赏农民第一》(1945.4.1)、《农民的愤怒》(1946.4.1)、《农民要说话》(1946.11.1)、《从平津冻死人论到农民的冻馁》(1946.12.1)、《农民与国家预算》(1947.2.1),揭露了农民遭受的重重压迫剥削,呼吁社会各界帮助灾难深重的农民。张雪岩等还将农民看作刊物的主人,不断征求读者的意见,改进刊物的形式和内容。如有一则启事写道:“《田家》是农民的报纸,我们希望读本报的农友们,以及各教会的同道们,多批评,多建议,好使《田家》能天

天进步,好使读者能多得好处。”^[23]

日本投降以后,中国基督教界开始考虑以后怎么开展工作。时任《田家半月报》的主编及《基督教丛刊》编委的张雪岩认为,中国农村识字的人很少,战后教会应加强农村文字事业。他提出,文字工作必须考虑受众的文化程度,“文字既为宣教之重要工具,注重文字自为理属应当。不过注重哪种文字并以何种人为对象的文字,方能达到广传福音的目的,都是值得研究。提倡驽骀和八股,不但不能广传,反成文化进步的阻挠,何望其能使人通识达悟而获救焉。是种文字,除少数特殊知识阶级能以通达外,教育权被剥削了的一般劳苦大众,是万难问津的”;他认为,农民因为环境和生活的困难,在知识上更为贫乏,容易陷入迷信境地,“所以要想解救他们,非以把通俗文字之绳索抛给他们,是不能将他们从无底深渊里拉上来的”;城乡之间文化的机会大为不平,因而教会人士“应体验天恩,本着耶稣普爱人类的圣意,将文字工作分些给乡间嗷嗷待哺的上帝儿女。这是今日中国教会所应深切反省并严加注意的一件事”;除了利用文字向农民宣传基督教义之外,还要明白文字是求知的钥匙,也是指导人类生活并解决其生活问题的工具,惟有这才是活文字,“所以今后教会在文字事业上,除理论外更应多注重民众实际生活的知道与生活问题的解决。这是含有救济性的活文字,值得我们注意,尤其乡村民众所需要的文字更应如此”;他根据自己主编《田家半月报》十年的经验,提出农民最需要的文字种类有书报、儿童读物、妇女读物、田家文库、日报等^[21]。

1949年3月,《田家》编辑部再次重申:“《田家》是一个基督教综合性的读物,读者对象是农村的民众”,“为了达到社会改造这个目标,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与路线。……基督教所走的路线是从个人的改造到达社会的改造。把天国建立在人心里,也建立在地上”,“我们又深知在今日的中国社会里,农民所需要的,不仅只是在基督教,还需要各方面的知识。例如国内外大事、农业技术、社会常识、医药卫生常识、家庭常识等。所以《田家》又负起这个灌输农民常识,提高知识水准的责任。如果人民的知识不足、科学落后、孤陋寡闻,是谈不到社会改造与增进人民幸福的。因此本刊尽力搜集这些方面的新知识,贡献给农民读者”^[24]。“把天国建立在人心里,也建立在地上”这句话充分说明,《田家》

这份基督教刊物奉行的是一条社会福音的路线。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到,张雪岩出身农村,虽自身有所成就,但不忘农民弟兄,深切关心农民生计。他认为,通过文字可以给农民以真切实用的帮助,故义无反顾地从事农村文化工作。

四 苦心经营《田家半月报》

《田家》的经费主要来自美国教会的常年捐款,但不敷使用,因而还要依靠订金来弥补一部分经费。如果社会稳定,农村生活正常进行,凭着《田家》丰富实用的内容和浅显易懂的文字,是不愁没有销路的。然而,事实却是田家诞生的时候,中国正处于国民党政权统治之下,时局动荡;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田家》经过颠沛流离,流亡到四川坚持办刊;抗战结束之后,又迁往北平,经历了内战的烽火。《田家》虽坚持到新中国成立以后,但在战争环境中办刊,可谓备尝艰辛。每期刊物中,几乎都可以看到编辑向广大读者呼吁积极订刊、劝朋友订刊,为不断地增加定价向读者祈求理解,为不得已改为合刊向读者请求原谅,对战争和腐败不断发出抱怨和哀叹。

张雪岩从创刊时起除了撰写文章,还积极投入经营活动。他在各种场合注意宣传《田家》,劝人订购。1937年,张雪岩留学前夕,他受山西教会邀请去太谷、汾州、太原、文水、平定等地作游行演讲,接触的教会机构有汾州公理会的年议会、太谷的农业和义务工作人员两个培训班、各地学校青年会等,张雪岩“到各处,定要找机会把本报介绍给那边的同道们,使他们对本报能有更清楚的认识,知道这是文字布道最重要的工作,以后在推广宣传方面,也必更能得到他们的帮助”^[25]。在美国留学时,张雪岩在课余大力宣传《田家》,他讲述贫穷农民读者踊跃捐款办刊的情形,引起了美国友人的同情。张雪岩给《田家》读者写信说:“会序中我曾顺便将以上三件可歌可泣的事报告出来,立即有人愿捐五元,跟着有好些人效法,结果当场捐助的比买票所得的还多!”^[26]张雪岩回国到四川后,一边为刊物操劳,一边在齐鲁大学、燕京大学任教,所得收入也大部分用在了办报上。

为了度过战争带来的困难,张雪岩为首的《田家》编辑部于1942年发起了“胜利推销大运动”,即号召每位读者在一定时期内立志为《田家》介绍5个朋友,以期《田家》能销到10万的数目。编者认为:“这个目的如能达到,则本报将来不但可以恢复

旧规,而且也可以更加充实!这是伟大的农村大众文化建国运动,也是建设农村、复兴农村的基本努力,直接有关本报发展,间接造福读者自己。我们希望读者能响应这一号召,努力为《田家》介绍朋友,圆满完成胜利推销大运动!”^[27]“胜利推销大运动”虽然远远没有达到预期目标,但的确调动了许多热心读者的积极性,提高了期刊的发行量。

在经费遇到困难时,张雪岩总是不厌其烦地向读者做出解释,取得读者的谅解,以此维系刊物的生存。1941年8月,他发表《本报七周年之回顾与前瞻》一文,向读者报告成绩之后,也如实相告刊物的困难。他说:

除了种种兴奋可喜的方面外,本报亦有不少难处,以致距离满意尚遥远得很。例如读者要求本报改为周刊或旬刊这件事,始终就因经济困难,未能实现。又因战时交通不变,空袭麻烦,往往邮途稽误太多,以致本报不能按时早与读者见面,不过这种没办法的事,蒙远地读者深切谅解,不以此深加责难,实觉感激。因为经济困难,致使计划中的《田家画报》、《田家文选》以及《田家文库》等都不能够如意办到,实在觉得惭愧,尤其因物价飞涨不已,必须加价,以勉强维持一件事,真非心愿,但也实在无可奈何,不然,能否继续出版,都成问题。本报已成读者们自己的财产和事业,为维持这公共财产,发展这公共事业而必须稍微加价,谅《田家》的主人们必能同情,必能谅解。^[15]

1943年7月1日,张雪岩撰写《“七七”纪念与本报》一文,回顾过去六年《田家》以文字武器为民族解放斗争的功过,以此自勉。他说:“一,过去六年,本报在以文字启发大众,发扬‘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之国族意识上,坚定‘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之信念上,鼓励‘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之宣传上,都尽了应尽的绵薄之力,但这几年我们在经济上所受的艰窘,却也真是苦不堪言,例如纸价印刷之飞腾不已,国外捐助因汇价限制及因英美参战之减缩,不免时感艰困。又以国内经济窘迫,开源匪易,因而益增焦愁,但能在万般艰困中苦撑到今,实非容易,也真有些神奇。”^[28]

由于张雪岩等人的坦诚,《田家》读者大多数都对刊物提价、刊期不稳定表示理解,除坚持订刊外,还捐款或号召朋友捐款。有一位读者写信说:“《田

家瞻望》出版后,我们所得的印象,便是很感谢张先生对我们所发的宏愿,计划是多么的广泛,巨细不遗,而实现的艰苦,益使我们担心,办理《田家》报,以纸价物价的飞涨,苦撑至今,真是太不容易,要是别人,一定自甘退缩了,更谈不到《田家瞻望》之计划能否实现。”^[29]四川眉山韩家场读者写信称:

我们要知道,《田家》半月报,为抗战建国而宣传,输送文化粮食至人迹少到的乡间,数十万同胞身体的健康和普通的医药常识,禾苗播种的改进,疑难问题的解答,物品之简易制造法,样样都有,更为读友们常年法律顾问。此报利益之多,我这支笨笔,实在形容不完。造福人群已经十年的《田家》,正如被溺儿童,不断的呼救,吾辈若不略为资助,诚恐因金融束缚而停刊,不仅是读友们的不幸,确可谓我国文化前途的不幸。去年我曾到过《田家》社,见着他们的享受,碗内是稀粥,桌上是小菜,一个猪油珠也没有,他们一点也不认为苦,一点也不嫌报酬少,每位所表现的,就是以笔尖作刀枪,杀敌卫国的豪壮精神,和一团和乐的友爱志趣,这是吾国文化的巨擘。读友们,你们的乐捐,并不单为《田家》,是卫整个中华。^[30]

张雪岩很注意听取读者的意见,并及时回答读者提出的种种问题,这在每期的读者信箱栏目上都可以看到。张雪岩还在读者中发掘编辑人才,例如湖北的易容曾是自《田家》创刊起的一位忠实读者,长期与张雪岩书信往来。1943年9月,张雪岩聘请易容曾作编辑,一年后又支持他到四川大学学习法律学,以便为农民提供法律咨询^[31]。同时,刊物的各类文章都约请专家写稿,以保证学术和科学质量,决不敷衍了事。张雪岩曾告诉广大读者道:

本报是与读者共同服务的,例如读者的投稿,爱国及救济等的捐款,又如各地读者寄来的问题和种种意见,不但对本报同人有所启发,对编辑方面,也尽了不少指导的责任。这点我们要感谢读者,希望大家以后有更大的贡献与努力。关于具有专门性质的文稿和问题,都是由合作的专门机构与学校以及专家们负责编写、讨论及答复。不论医药、儿童、家事、农业以及法律等都是如此。……有的在经济上帮忙,有的在专门学术上合作,这种经济与学术结婚办法,就是本报所得到的一种特殊便利。^[15]

由于记载《田家》经营管理的资料非常缺乏,以上内容大致反映了张雪岩经营刊物的窘迫状况。

五 “人人读田家,个个知爱国”

《田家》除了向农民灌输生活常识、农业技术外,还非常重视讲述国内外大事,提倡爱国主义精神。特别在抗战期间,宣传抗日爱国是张雪岩念念不忘的大事。张雪岩到美国留学两年后,于1939年10月1日给《田家》读者写了一封问候信,信中说:

……《田家》在平时的服务目的,是启发民智,改良生活,建立德性。在战时稍有不同,为达到‘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最高目标,除照原定目的继续努力外,又须在牺牲爱国方面,格外加以提倡,期使每个《田家》读者,不论直接或间接,都是抗战的勇士,建国的能手。我们的口号是:“人人读田家,个个知爱国。”只有这样,才能产生抗战建国的力量,才能消除为害无耻的汉奸,到达灭敌救国的目的。^[26]

如前所述,田家的宗旨之一是“农民是国本,知识是力量”,现在又加上了“人人读田家,个个知爱国”,可见张雪岩等人兴办的《田家》的确达到了与时俱进、爱民爱国的境界。

张雪岩回国后在《田家》上发表了大量唤醒民众抗日救国的文章,他撰写了《中华民族不可动摇的自尊自信》、《正义之声》、《军事第一与士气民气》、《国内战局与国人信念》、《纪念抗战五周年》等文章,告诉农民和广大受众,只有全国团结,一致对外,最后才能获得光荣的胜利。受到该刊抗日言论的影响,四川泸县的信徒曾在“读者园地”中发出呼吁:“青年同胞快起来和那残暴的敌人拼命吧!”^[32]

1941年7月,抗战四周年的时候,张雪岩撰文赞扬前方将士的英勇抵抗,抨击后方的颓废堕落现象,鼓励读者坚持抗战的信心,他写道:

在这纪念的日子,我们应当想想,今后当如何存心,如何努力,方能对得起为国牺牲的将士和民众,并争得最后的胜利。简言之,不外两点:一、忏悔自己的罪过。说实话,四年抗战的牺牲,都由前线的英勇将士负担了,大苦大难都落在沦陷区的爱国民众身上了!所谓自由的大后方,却有好些不景气的地方,令人看了伤心,听了生悲。例如志气的消沉,荒废的逸乐,粮米物价的高涨,交通运输的紊乱等等,都是不应当有的现象,是政府民众忏悔的。二、准备更大的

牺牲。我们不但要忏悔过去的错误,改正目前的不对,更要趁这纪念的节日,把心理态度预备好,以便为争取最后胜利吃更大之苦,迎更大之难,并做更大的牺牲。我们不惧敌,但也不轻敌。我们对国运的前途不悲观但也不抱肤浅的乐观。只有这样戒慎准备,才能不愧为中华民族的儿女,才合纪念抗战的真意义。望全国上下共勉之,使这胜利年能早实现。^[33]

1941年8月,张雪岩撰文表达了争取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的愿望:“本报是以基督教牺牲服务的精神,实行救国爱民的工作。在这抗战建国的大时代中,本报暂为国家争独立,为民族求解放,为真理作辩护,为自由做斗士。这个严正的立场,我们要守得住,这个神圣的使命,我们要肩负起。苦,我们要当甜吃;难,我们要笑迎着,这是我们的态度。”^[15]从这段话里,我们看到的张雪岩哪里是文弱书生,分明是驰骋沙场的勇士。

抗战结束以后,中国政局仍然动荡不安。张雪岩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支持和平建国。他为《田家》撰写了《反对内战》(1945.12.1)、《为三千五百万灾民请命》(1946.6.1)、《庆新年,哀国是》(1947.1.1)、《为什么要打仗》(1947.2.15)、《哭国运,招国魂》(1947.3.15)、《求上帝保佑青年学生》(1947.6.15)等文章,告诫国民党当局停止内战,“和平第一,建国第一,民主第一,自由第一”。张雪岩的这些文章,加上不断参加争取民主自由的政治活动,他受到了国民党政府的注意和迫害。为避风头,张雪岩于1948年1月应美国教会邀请到了美国。在美国的一年半时间里,张雪岩仍然指导着《田家》的编辑出版工作,并不时向刊物寄稿件。

1949年夏,张雪岩回到祖国,怀着极大的热情积极投入建设新中国的活动,并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宗教界代表。1949年10月15日出刊的《田家》“言论”(即社论)^①标题为《基督教与新中国》,表明了中国基督教界拥护新中国的立场。该言论指出:10月1日诞生的新中国具有三个特点,即统一战线的基础、新民主主义的方针和人民民主专政的政策,“从耶稣的信仰与生活上,新中国的三个特征,不但与基督教不违背,而且是基督教应当提倡的。自己既然不能提倡,就应当尽拥护和推动的责任了”^[34]。1950年1月15日出版的《田家》“言论”标题为《基督教在本年中应

做些什么事》，文中写道：“一九五〇年将是全国胜利完成统一大业的一个大喜年头。但同时必需要创造和平建设的环境，恢复生产，医治战争创伤，所以工作还相当艰苦，因此全国上下都在一致准备用所有力量献给国家的建设。唱牺牲博爱的基督教，在和平建国的任何工作上，都不能稍落后，这是以行动表现信仰最好的机会。望全国信徒一致起来，以牺牲服务的精神，配合政府各种建设号召，勇往直前。”他提出基督教在这一年中至少要做到以下几件事：1. 发动国内外教会积极募捐救灾，帮政府解除民困；2. 号召教友认购人民胜利折实公债，以战胜建国初期的困难；3. 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学习，“不但学习思想的改进，更学习生产劳动的技能”；4. 召开一个全面性的基督教协商会议，“筹备及主持人员必须以基督教之民主进步的革命分子为主……不应有外国宣教士参加”；5. 提议在中国召开一个基督教国际和平运动大会^[35]。这几件事涉及到国际国内，教内教外，政治、思想、经济，体现了一个中国基督徒对教会和国家命运的关心和思考。这篇“言论”可以说是张雪岩一生在《田家》杂志上最后的言论，因为1950年1月28日他突发脑溢血辞世。张雪岩去世不久，《田家》即停刊，约于1951

年11月复刊，由刘龄九任主编。

从1934年8月创刊到1958年停刊，《田家》约生存了24年，张雪岩参与《田家》出版活动16年，即使他在国外留学也心系《田家》。《田家》大量传播的科学文化知识和抗战救国思想对中国农村的进步，对中国民族独立、和平民主的事业做出了显著的贡献。张雪岩的平生事业主要是《田家》，他在《田家》这个舞台上展示出了一个爱国的基督徒、一个进步的知识分子、一个关心农村建设的传媒领袖形象。当我们今天回顾《田家》这一农民的刊物时，不会忘了张雪岩这个名字。张雪岩先生墓地的修复得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九三学社中央主席韩启德的关心，以及中共中央统战部和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的大力支持和帮助。2007年4月19日上午，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邵鸿在北京万安公墓举行张雪岩先生墓地修复工程竣工暨追思仪式上指出，张雪岩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教育家和传播工作者，为提高农民素质、普及大众文化，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①。张雪岩先生的平生事业在他去世50多年后再次得到了充分肯定，如果他在天堂有知，一定会感到非常的快慰。

注释：

- ①《田家半月报》于1934年8月在山东创刊，1937年10月迁长沙，1938年9月迁成都，1944年8月迁重庆，1947年迁北平，1958年停刊。早于《田家半月报》的类似期刊有周次石编《农村》，上海出刊，仅见1933年8第一期；另有崔鹏欧编《农村》，北平出刊，国内图书馆藏有1936年10月至1937年7月出版的1卷1期至2卷7期。
- ②笔者见到的介绍性文章有欧阳康撰《中国现代传播史上重要的一章——张雪岩和他创办的〈田家〉半月报》，载《人物》杂志2002年第7期。另一篇相关论文是王京强撰《抗战时期在四川的〈田家半月报〉》，载四川大学出版的《宗教学研究》2006年第4期。
- ③因为他没有学历文凭，常遭人歧视和受到不公正待遇。
- ④华北基督教农村事业促进会是华北各教会和几个学校组织的团体，专门帮助各地开展农村服务工作，1934年时有河北、山西、山东三个支部，《田家半月报》由该会文字部主办。
- ⑤《田家半月报》编辑部设在齐鲁大学文理学院农专科附近，篱笆院围着几间朴素的平房，称为“田家村”，“屋内陈设虽不豪华，但朴素清洁，窗明几净”，参见田仲济《张雪岩博士与他的〈田家〉》，潍坊市寒亭区文史委员会编《张雪岩史料选编》，1991年，第15页。
- ⑥《田家半月报》从创刊到13卷19期（1934年8月至1947年5月）用该名，从13卷20期到14卷20期（1947年5月至1948年5月）改称《田家》，14卷21期到17卷2期、1953年1期到1957年24期（1948年6月至1957年12月）改称《田家半月刊》。本文为叙述方便，有时只称《田家》。
- ⑦如河北旧州镇小五龙村方教直来信说：“我是一个以养蜂为副业的农民，自从定了贵报，看了觉得很有兴趣，并使我增长了许多智识学问。不但对于我自己有益处，就是对于我们全村的农民，都很有帮助，现在我们村里虽然定了不过四份，但真正看报的，却有二十多人。”参见《两封读者来的信》，《田家半月报》2卷7期7页，1935年4月1日出刊。
- ⑧United Christian Publishers, Annual Reports, 1946-1947. 转引何凯立著《基督教在华出版事业：1912-1949》，陈建明、王再兴译，第261页。

⑨原载《田家半月报》，转引自欧阳康《中国现代传播史上重要的一章——张雪岩和他创办的〈田家〉半月报》，《人物》杂志 2002 年第 7 期。

⑩《田家半月报》的言论，部分署名，部分不署名，凡署名者几乎都为“雪岩”。在张雪岩主持刊物期间，没有署名的言论，可以推断是张雪岩的作品，至少代表了他的思想。

⑪据九三学社网页 <http://www.93.gov.cn/xwjc/snyw/snyw26427.htm>。

参考文献：

- [1] 孙恩三. 和读本报的朋友们话别[J]. 田家半月报, 1935, 2(17): 2.
- [2] 本报的一个好消息[J]. 田家半月报, 1940, 7(18): 6.
- [3] 教会消息[J]. 田家半月报, 1940, 7(20): 6.
- [4] 《田家半月报》的希望[J]. 田家半月报, 1934, (试刊号): 1.
- [5] 本报五周年纪念[J]. 田家半月报, 1939, 6(15-16): 2.
- [6] 雪岩. 回国后的观感[J]. 田家半月报, 1940, 7(19): 2.
- [7] 本报今后的使命[J]. 田家半月报, 1949, 16(4): 2.
- [8] 恭喜新年[J]. 田家半月报, 1935, 2(1): 2.
- [9] 田仲济. 张雪岩博士与他的《田家》[G]//潍坊市寒亭区文史委员会. 张雪岩史料选编. 1991.
- [10] 张松筠. 看见《田家半月报》后的感想[J]. 田家半月报, 1940, 7(18): 5.
- [11] 读者来信[J]. 田家半月报, 1948, 15(10): 20.
- [12] 读者园地[J]. 田家半月报, 1941, 8(21): 19.
- [13] 本报周年纪念[J]. 田家半月报, 1935, 2(15): 2.
- [14] 中华基督教会四川大会成都分区会议见闻[J]. 田家半月报, 1941, 8(7): 10.
- [15] 本报七周年之回顾与前瞻[J]. 田家半月报, 1941, 8(15-16): 2.
- [16] *Christian Movement in China Under Protestant Auspices* [M]. Shanghai: Chinese Yearbook, 1943.
- [17] 广告[J]. 基督教丛刊, 1943, (2): 封三.
- [18] 愿大家齐努力介绍田家[J]. 田家半月报, 1939, 6(11): 6.
- [19] 基督教文字事业的重要[J]. 出版界, 1923, 6(2): 1.
- [20] 王治心. 对于基督教文字事业的一点意见[J]. 金陵神学志, 1948, 24(2).
- [21] 张雪岩. 战后教会对于农村文字事业应有之发展[J]. 基督教丛刊 1944, (6): 67-70.
- [22] 张雪岩. 十年来的中国基督教文字事业[J]. 金陵神学志, 1949, 24(3): 10.
- [23] 本报启事[J]. 田家半月报, 1938, 5(23): 20.
- [24] 我们的立场与方向[J]. 田家半月报, 1949, 15(11-15): 封面.
- [25] 教会消息[J]. 田家半月报, 1937, 4(7): 7.
- [26] 张雪岩. 一封问候的信[J]. 田家半月报, 1939, 6(21): 7.
- [27] 重要启事[J]. 田家半月报, 1943, 10(3): 10.
- [28] 雪岩. “七七”纪念与本报[J]. 田家半月报, 1943, 10(13): 封面.
- [29] 志真. 《田家》应该走上前线[J]. 田家半月报, 1943, 10(18): 27.
- [30] 王富培. 可怜的师友[J]. 田家半月报, 1944, 11(迁渝特刊): 6.
- [31] 易容曾. 我与“田家”[J]. 田家半月报, 1945, 11(11-12): 27-28.
- [32] 读者园地[J]. 田家半月报, 1939, 6(21): 5.
- [33] 雪岩. 抗战四周年[J]. 田家半月报, 1941, 8(13): 2.
- [34] 基督教与新中国[J]. 田家半月报, 1949, 16(6): 2.
- [35] 基督教在本年中应做些什么事[J]. 田家半月报, 1950, 16(12): 2.

[责任编辑: 凌兴珍]